

王祥夫作品

金属脖套





王祥夫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属脖套 / 王祥夫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378-5201-2

I. ①金… II. ①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5808号

书 名 金属脖套
著 者 王祥夫
责任编辑 马 峻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mm 1/32
字 数 132千字
印 张 9.875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201-2
定 价 49.00元

序

嗨，王先生

周朝军

上周，王先生给我打电话，他在电话里嘻嘻哈哈地笑着说，嗨，三儿，你来给我的小说集写点东西吧，以你90后之眼看50后之文，你说好不好玩，你说好不好玩，三儿，90后写50后，你说好不好玩。接着王先生在电话里又是笑个不停。王先生真是个好玩儿的人，好玩的人让我写点好玩的东西，我高兴还来不及，又怎么会拒绝。

怎么说呢，王先生有很多“酒友”，就是那种在酒场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朋友。假如你今晚和他喝过了酒，酒足饭饱回到家中，一个饭囔打上来，你定会想，嗨，这个王先生，真有意思，这次喝得可真是好，下次，下次喝酒是什么时候呢？你或许已经在想着下次了。所以在王先生的酒友里，很少有一锤子买卖的，你今晚和他喝过了酒，明天一定还想找他喝，明天与他喝过了，你后天铁定也还会想他。王先生喝酒之前总会

说，今天我要少喝一点。可是，只要有好朋友在，只要他一喝起来，往往是谁都不会比他喝得多。于是，对于同样喜欢喝酒的我来说，十年前我成了他小说的粉丝，十年后，因酒结缘，我成了他无话不说的酒友。是的，我就是王先生最小的那个酒友，我们曾在一起接连喝了五天。那五天，我们喝得风卷残云，喝得花枝乱颤，喝得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喝完了白酒喝红酒，喝完了红酒喝绍兴酒，连祥夫老兄家的两只猫都醉了。

当然，平心而论，抛开酒友这层关系，单纯论及王祥夫作品本身，我依然很难抑制住对他作品的喜爱。如果你现在问我，在当下中国文学界，谁的短篇小说写得最好，我恐怕抓破脑壳也给不了你答案；但是你如果继续问我，在当下的中国文学界，谁的短篇小说比王祥夫写得更好，对不起阁下，我依旧是抓破脑壳也给不了你答案。是的，王先生无疑是当下中国短篇小说写得最好的人之一，如果您觉得在“之一”这个队伍里还可以留出一些空间，我只想留给苏童、刘庆邦、王安忆，如果您还有其他人选，对不起阁下，我实在没有更多选项了。一直以来，文学界把王先生的作品归入底层文学的范畴，认为他对于底层民众有着持久而深入的关怀。我不否认这种指认，但这种观点未免隔靴搔痒难中要害。在我看来，王先生之所以热衷于写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根本原因在于，王先生有两只洞穿百丈红尘的眼睛，芸芸众生的凡俗生活即是他取之不尽的小说富矿。他小说中的人，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周围的张三

李四；他小说中的事，就是你昨天干过的，或是我今天正在做的。我想每一座城市的城乡接合部都会有着一群这样的“朋友”，他们是“A型血”“爱吃臭豆腐”，也爱吃“榴梿”，他们住在“油饼洼”的“六户底”，他们用“五张犁”耕种“菜地”，与“半截儿”“比邻”而居，他们知道“澡堂不是洗澡的地方”，他们见过“猪王”，也见过牛王变成“牛皮”，他们“发愁”，他们“心乱如麻”，他们羡慕“老黄的幸福生活”，他们说“疼痛都在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不喜欢“看戏”，不喜欢“音乐”，他们说“为什么不去跳舞”，他们在别人的“婚宴”上喝得犹如“一地烂泥”，酒后“惊梦”，用“锥形铁”给自己做一个“金属脖套”，他们乘着“氢气球”“驶向北斗东路”，去关注“顾长根的最后生活”……

我不否认王先生是底层文学的书写者，但是，与其他作者的底层书写不同，王先生的小说多了一份淡然与平和，多了一份宁静与狡黠。作为日常生活的观察者，他对普遍价值和底层群体发言人的角色并不感冒，他的作品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对日常生活本身的兴趣远大于自身虚构的能力，他把真实的笑与悲原封不动地呈现给读者。

这些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和事，于你，于我，都是过眼烟云，可是把这些东西写成精妙绝伦的小说的，不是你，不是我，而是王先生。王先生时刻在用他的小说证明着这一点：短篇小说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作为小说家的王先

生，何以如此迷恋生活的本真状态，鄙人认为，是因为我们在谈论王祥夫先生的作家身份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他的画家身份，忽略了他的家学渊源。这些因素让他从一个作家的自我认知中豁然跳出来，以一颗宽容的心看待这个世界的美丽与丑恶。

几乎是，也当然是，王先生，他的画家身份与家学渊源，让王先生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笔记小说的传统，在小说创作中将闲笔与留白运用得出神入化。谈及这些，人们又想当然地拿他与汪曾祺相提并论。有人说王祥夫是汪曾祺文脉传人，关于这一点，作为酒友的我和王先生小说粉丝的我实难苟同。论及两者，就好比他们的姓氏一般，汪曾祺文章的气质是高邮湖，是大淖，是潺潺的水，而王祥夫虽然写的也是底层，骨子里却一如他的出身，一如他的古玉琳琅沉香袅袅的家庭，充满了逼人的王者风范。如果说汪曾祺是革命时代的士大夫，那么王祥夫先生就应该是商业时代的士大夫。

如果硬要把王先生和某位作家扯上些关系，我想这个人绝不应该是汪曾祺，而应该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20世纪最伟大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20世纪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人们对如此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究竟应该先读些什么，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双脚既已站在21世纪的大地上，那么就请读读王祥夫吧。

或许这真是个很不错的主意，读王祥夫，做一个有趣的人。

目录

厨子木头棍	/1
氢气球	/19
惊梦	/48
六户底	/65
金属脖套	/78
一地烂泥	/106
帽子桥	/124
登东记	/145
红骨髓	/162
户外活动者	/172
窗户人	/187
河南街	/201
真是心乱如麻	/221

疼痛都在看不见的地方 /238

澡堂就不是游泳的地方 /255

金属哨 /279

跋 /297

厨子木头棍

快到中午的时候，王建国不得不去了一下厨房，厨房的窗子很大，几乎一面墙都是玻璃，从窗子里可以看到对面楼的红瓦顶。外面阴着，但还是很热，这种天气最好是来点冰镇啤酒，王建国想好了，他要给自己来一个糖拌西红柿，这个菜很好做，简直是鬼也做得来。然后再切一根哈尔滨红肠，那种又粗又长的红肠味道很对王建国的胃口，王建国喜欢吃这种红肠的时候再来些大蒜，大蒜和红肠放在嘴里一起嚼。喝啤酒有这样两个菜其实就差不多了。主食呢，王建国准备把端午节女朋友送来的粽子热一下就行，冰箱里冻着一大袋肉粽，王建国很爱吃这种肉粽。现在，王建国的家里只有王建国一个人，房子很大，是两层，楼下那一层有一个大客厅，

一个厨房，三个卧房和两个卫生间。楼上那一层小一些，有两个卧房，一个卫生间还有两个储藏间，其中一个储藏间在好几年前被王建国改成了衣帽间。衣帽间里当然都是衣帽，那些长长短短的衣服都挂在那个架子上，几乎都是王建国爱人的衣服，爱人临离开家时还在架子上遮了很大一块旧窗帘，旧窗帘没用了，但正好用来当苫布。现在王建国就一个人住在这套两层的房间里，当然还有那三只猫。一想到这三只猫王建国就心烦，要不是猫，王建国也许早就不在这个城市里居住了，但他又不可能带着三只猫到处跑。有人劝过王建国把猫送人或者干脆把它们放掉。

“那可是三条命！”王建国当时就生了气。

“还是你舍不得嘛。”朋友说。

“这只，十岁！那只，五岁！黑猫三岁！”王建国说它们只会在楼顶上散步，放出去就死路一条。“到时候它们都只能被活活饿死。”

快到中午了，王建国得给自己弄点吃的了，他要先把红肠切出来，然后再把粽子放在微波炉里稍微热一下。这时候外面门响了，有人敲了两下，停停，又敲了

两下，王建国拿不准会是谁在外面。他迟疑一下，还是去开了门。

就这样，木头棍又从外边进来了，木头棍长得又瘦又高，人们就都叫他木头棍。不管天气有多么热，木头棍总是戴着他的棒球帽子，有好多次，王建国对木头棍说你怎么在厨房里都戴着帽子，厨房里又没有太阳。这么说的时侯王建国就又想起那个姓刘的校长来了，王建国那时候还在学校里工作，学校的澡堂和食堂离得不远，从食堂的后门出来走几步就到了。食堂的后门到澡堂之间是食堂的菜地，种了些茄子西红柿什么的，还有灰绿灰绿的大葱。那时候王建国总是先去澡堂洗澡然后再去食堂吃饭，学校的澡堂也不能说有多大，但学生和老师们都混在一起洗，水“哗啦哗啦”地流着，当然那是淋浴喷头，当然校长也会到这地方来洗。洗澡的时候王建国总是习惯把眼镜戴着，而有一次那位姓刘的校长就突然问了他一句，“洗澡怎么还戴眼镜，你看什么？”这句话简直是让人猝不及防，王建国被窘得够呛。要是有人这么在澡堂里问你，你肯定也会像王建国一样不知所措。但戴眼镜的人就是这样，他们一旦习惯了戴

眼镜就总是不想把它摘下来，一旦摘下来，许多不适应就会紧跟着而来，比如头会有那么点晕，比如有时候连食欲都会降低，甚至于，有人在做爱的时候都戴着眼镜，动作快起来的时候还要时不时抬起手来扶眼镜，这真是很麻烦的事。王建国有许多副眼镜，有一阵子王建国热衷于给自己配眼镜，只要一见到喜欢的眼镜框他就要配。王建国的电脑桌左侧的那个抽屉里边就有十多副眼镜。但最贵也是最好的一副是大卫·杜夫，这个牌子来头可真是不小，除此，王建国还有一把很漂亮的木头椅子，很矮，很宽，坐上去很舒服，就放在一上楼正对着电视的那地方，也是大卫·杜夫，这可真是大的不能再大的名牌，所以也贵，一把椅子都差不多四千了，只差十几块钱。“知道不知道这副眼镜是大卫·杜夫的？”王建国还问过木头棍，木头棍那天正拉开他的抽屉找东西，是在找一把改锥，因为厨房的一个炒锅把子上的一个螺丝掉了，那颗螺丝总是掉，炒菜的时候炒锅总是在木头棍的手里左左右右地晃来晃去。“你在这地方找什么改锥！”王建国对木头棍说改锥什么的都在楼下大厅的抽屉里，你去那地方找，别在我这里乱翻。其实木头棍并不

是在找改锥，他东翻西翻，其实是什么都不找，他就是有事没事总喜欢和王建国在一起待着。有时候他们之间一句话都不说，王建国做王建国的事情，王建国的事情也就是在电脑上查东西或在那里打字，木头棍就在旁边一边看着王建国在电脑前打字一边抽烟。木头棍的坐姿总是那样，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的上边，再把一条胳膊支在架起的那条腿上，身子朝前探，这么一来他就像是哈着腰，身子朝前倾，像一只飞翔中俯冲的大鸟。

“好在我这个家不禁烟。”王建国对木头棍说。

“这就好。”木头棍笑着说。

“你别得意，哪天我就要禁止在家里吸烟。”王建国说。

木头棍就“哈哈哈哈”笑起来，其实王建国的话并不可笑，只不过是一句普通的话，但木头棍就能笑老半天。有时候王建国就会很不高兴，扬扬胳膊把木头棍赶到楼下去，说你到楼下看你的电视去，别影响我。或者你想去哪就去哪，到做饭的时候再来。王建国这么说的時候木头棍肯定会看一看挂在墙上的那个不太大的小吊钟，说，时间快到了，我总不能现在回一趟家过一会儿

再来。木头棍说要是这样的话我吃不胖都跑瘦了。那你就到下边去看电视。王建国说，希望你不要总是待在我身边。王建国把这话都说了出来，但木头棍动一动身子了吗？木头棍根本就没动身子，还在抽烟，一边抽烟一边嘻嘻笑着对王建国说，你做你的，我看我的，我又不影响你。木头棍这么说话的时候根本就让人猜不出他和王建国是什么关系，一般的人也都猜不出木头棍和王建国是什么关系。来王建国家的人都猜不出木头棍仅仅是王建国家里的一个厨子，一天来做两顿饭，做晚上那顿饭的时候会捎带着把王建国第二天的早餐给准备出来。除了给王建国做饭，木头棍还兼了两份工作，给饭店送外卖和给超市往饭店送货。他可真够忙的，但即使这样他也挣不到多少钱，但即使这样他也愁得够呛。木头棍对王建国说过他的儿子马上就要考大学了，到外地上学需要许多钱，他的母亲刚刚才在医院做过手术，又借了不少钱，他的爱人却刚刚丢了一份工作，即使挣得不多，她那份少得可怜的工资也打了水漂。

王建国的爱人去南京已经五年了，走的时候王建国

就满肚子不高兴，王建国说那我吃饭呢？你知道我不会做饭，我连最简单的鸡蛋都炒不了，连最简单的面条都煮不了，连最简单的方便面都泡不好。王建国的爱人说我要你自己做了吗？我会给你雇一个厨子，那一阵王建国的爱人可真是忙，因为忙，根本就没时间考虑给王建国物色厨子的事。王建国的爱人同意王建国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厨子，那一阵子，王建国的兴致很高，职业介绍所那边给他介绍了不少人过来，都是女的，这是王建国的要求。首先是要女的，其次是要年轻一点的，当然人长得漂亮一些就更好，能够增加人的食欲。在那些日子里，王建国的家里可真够热闹的，王建国是看了一个又一个，那些女厨子可真是既年轻又漂亮，这让人简直想不到，想不到在这个小城里居然会有这么多年轻女人愿意做厨子。但到了后来，王建国的爱人却突然改变了主意，这么一来呢，总是笑嘻嘻戴着一顶棒球帽的木头棍就出现了。王建国知道自己的爱人给自己找个男厨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一般人都懂，关于这一点，可真是不那么难懂。

就这样，木头棍出现了，他总是戴着他那顶帽子，

有时候热了他会把帽子摘下来，脑门那地方就有一圈儿帽子压出的痕迹，不过这痕迹会很快就消失掉，但过不了多大一会儿木头棍又会把他的帽子重新戴上。

“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家里，又没有风。”王建国对木头棍说。

“我最怕感冒了。”木头棍对王建国说。

“你戴个帽子就不感冒了吗？”王建国说这真是奇谈怪论，说这话的时候也许王建国正坐在那里吃饭，坐在紧靠厨房的餐厅里。那张餐桌可真够大的，能坐八个人，如果哪天客人多了，还可以临时再加两把椅子，但现在只有王建国一个人坐在那里吃他的饭。现在的餐桌上堆满了书，简直就像是图书馆的书桌，王建国总是一边吃饭一边看书，或者是随便拉一本杂志过来看。王建国吃饭，当然木头棍也要吃，但厨子一般是不能跟主人一起吃饭的，但因为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所以情况就慢慢发生了变化。这真是有点滑稽，一个厨子，一个主人，一开始，木头棍还坚持等王建国吃完然后自己再吃，后来就变成了他们一块儿吃。说一块儿吃也就是一到时间就同时开始吃，王建国在餐桌上吃，木头棍在厨